

庄河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庄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1986 · 1

目 录

“九·一八”事变后庄河人民的抗日救国

活动	庄河县政协文史办公室	(1)
救国军攻占庄河县城		(4)
双塔岭战斗		(7)
抗日救国军联合攻打大孤山		(11)
廖香南、孙德馨残遭日寇杀害		(12)
抗日救国军亲历记	孟庆灏	(16)
抗日救国军独立团副团长寇永忱	宋青桓	(22)
抗日救国军独立团的活动	王世杰	(27)

教育惨案

——庄河抗日救国会纪实	庄河县政协文史办公室	(35)
忆在抗日救国会事件中殉难的父亲	宋尔昌	(50)
回忆先父于心泉参加抗日救国会被捕前后	于本廉	(56)
石城岛事件		

——肖忠田枪毙日本人和

伪警察署长	庄河县政协文史办公室	(61)
-------	------------	------

往事点滴

——岛濑久一郎就擒目睹记	崔克俭	(67)
记庄河县保安团在游击斗争中的几个片断	于贺年口述 张志远、孟昭志整理	(74)
仙人洞庙	孙振堂、田农、庄协文	(81)

“九·一八”事变后庄河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

庄河县政协文史办公室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了武装侵略。由于东北军奉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日军便很快地占领了辽宁，继而占领了吉林、黑龙江，使东北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东三省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反抗。

庄河地区的一些爱国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行伍出身的军警以及地方开明士绅，同东三省的人民一样，无比愤慨，纷纷起来自发地组织抗日队伍，挥戈同日本侵略者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

当年冬天，庄河西部的刘振礼、汤广福、汤广乙、彭守礼、胡明珠、姜德林、殷惠信、吕九洋等四十余人，就组织起便衣队；庄河西北部，长岭子一面山一带，以刘震青为首组织地方农民“起大会”，刘希康、高子玉、王日轩组织了桂云花起义队伍；庄河东部，以刘同先为首组织了民众抗日救国军，还有王金山（王宝绪）领导的独立团，赵阁忱、孙

受天组织的青堆子民团救国军。除此，唐德胜、吴兰亭、曹景山、颜景权、徐九洲、张大礼、刘大山、寇永忱和地方绅士廖香南、孙德馨等，都是当时抗日救国活动中很有影响的首脑人物。

庄河地区的抗日队伍，开始时比较分散，几十人或几百人就自立山头，分散活动，各个山头不相往来，很少联系。山头首领各有绰号，如刘振礼绰号“海蛟”，姜德林为“护国”，汤广福为“长江”，殷惠信为“天下好”，还有什么“九洋”、“八河”“九洲”“四海”等等。一九三二年初，以马占山代表名义出现的邱良忱和北平救国会派来的白玉天，来到庄河，暗中联络，逐渐使抗日队伍的各个山头之间，建立了联系。有些活动，如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六日（农历二月初十），抗日救国军攻占庄河县城（俗称“便衣队进城”），就是采取了联合作战的方法。

救国军攻占庄河县城之后，于五月份，鞠抗捷代表庄河地区抗日救国军，去北平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联系。当时，东北军将领熊飞（后改名熊正平）接见了鞠抗捷，并以代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身份，委任刘震青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五十八路司令，鞠抗捷为参谋长，刘作舟为副官长。

庄河地区抗日救国军的另一支队伍，是联庄自

卫团，即大刀会。这支抗日队伍开始是一九三二年上半年，由华春盛在长岭建立。他们从大连请来闹过大刀会的武术教师，积极组织人民起来抗日。继华春盛之后，郭殿政、鞠抗捷等，分别在自己的家乡也组织了大刀会。到一九三二年底，已发展到三十个团，在抗击日伪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二年五、六月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对辽宁地区五十余路的抗日救国军进行了整顿，划全省为五大军区，亦称军团。辽南为第二军区。辽阳、海城、台安、辽中、营口、盖县、复县、庄河、岫岩、凤城等十个县，都归第二军区所属（沈阳文史资料第七辑一二八页）。庄河地区的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为第五十八路。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国军遍布庄河各地，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同日伪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小战斗从未间断，几乎无日无之，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尽管有时吃了败仗，但，它体现了庄河县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庄河地区的抗日救国组织，名目繁多，情况错综复杂，要全面弄清情况难度较大。现已蒐集到的，只是庄河人民抗日救国活动的片断，今后还将

陆续蒐集、整理，诚望亲历、亲闻者继续提供资料，正误补缺，以臻完善。

救国军攻占庄河县城

一九三二年初，庄河地区的抗日救国军，逐渐强盛起来。伪庄河县治安维持会和自治指导部，对此感到非常棘手，以前的公安局长黄显闻“荒”于警政，“驭变无方”，遂于大同元年（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四日，调苗建发任伪庄河县警务局长，负责县境之治安。就在这警务局长与公安局长新旧交替之时，抗日救国军的各个山头和组织，在邱良忱、白玉天的联络下，计议联合攻占庄河县城。经过短暂的团练准备，于三月十五日，刘震青、廖香南、刘同先、唐德胜、王宝绪等各部，分别驻扎于太平岭的衣店、徐岭的杨树房等庄河周围的村屯。三月十六日（农历二月初十）午前，约三千余人，分东、西、北三路，向县城发起了进攻。救国军的火力十分猛烈，日伪的马队、炮队迎战不支，弃械逃窜，王纯嘏一伙上层人物，被迫龟缩于县公署大院。义勇军一举攻进县城，层层围住了县公署，切断了街内的电杆、电线等通讯设备。抗日救国军的总部设在电话局，士兵分别住于商家及居民家中。县公署被围困了两天，当其水尽粮绝之时，

于三月十八日午前十点左右，日方派来三架飞机来庄投掷炸弹，因其不悉真相，县公署后院被炸，救国军乘机进入县公署院内，当即将伪县长王纯嘏、自治执委会副委员长寇介清、自治指导部助理葛西满男和王纯嘏的父亲及其妻子等九人俘虏，在撤离庄河县城的同时一并带走。三月二十日，日军田边助友司令又调了一部分兵力，从城子疃开来，但，这时救国军早已撤到乡间。

救国军攻占县城（即便衣队进城），不仅给庄河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而且对邻县的日伪当局也是一次很大的震慑。三月二十四日，盖平县县长辛广瑞，听到庄河县城被攻占后，立即向省长臧式毅呈报了这一情况，并布置其警队严加防范。驻营口的奉天暂编陆军步兵第一旅旅长王殿忠，也惴惴不安，三月二十一日向省长呈报：“……，一旦势力巩固，难以解决，非惟庄河一县不幸，即盖平、岫岩等县，亦难以安靖，影响大局，实非浅鲜”。三月二十四日又呈：“据密探报告，匪人进占庄河曾割断电线，并架走日人指导员一名，刻下复盘踞庄河四区一带……，若不即速痛剿，势将滋蔓难图，燎原莫扑”。（抄于辽宁省档案馆）

救国军从县城撤出后，刘震青、廖香南在四区一带活动；刘同先、王宝绪的队伍，主要活动于五

区。被俘的伪县长王纯嘏等由吴兰亭看押于五区仙人洞一带；日人葛西满男，则由刘震青、廖香南等带到四区一带，由其部下看押。

救国军攻占县城后，日伪采取了怀柔政策，通过地方士绅，以收编、封官许愿等手段，企图让救国军服从收编和放出被俘人员。一次，当刘同先、邱良忱、白玉天、吴兰亭等救国军的首领，住在小孤山孙营子附近的张家炉时，地方绅家派出了张景阳（太平岭村长）、陈尧都（太平岭明堂人）、徐克义（字锦堂，徐营子人）、马桂芳（字馨三，孙营子人）四名代表，前去说情，救国军的首领没有答应。后来，日伪又通过救国军内部奸细高副官，里外串通，勾结吴兰亭（绰号吴大酒瓶），将伪县长王纯嘏于三月二十七、八号放掉，其眷属与寇介清等仍由救国军看押。王纯嘏被放出后，为了使其父亲与寇介清副委员长早已脱险，便加紧进行活动，想法就近商得日军司令官委员的同意，准备收编救国军，并于四月五日向省长臧式毅呈报。省长于四月十八日复信：“所请收编一节，县遭此浩劫，地方凋敝已极，碍难照准”。王纯嘏的眷属及寇副委员长，由于高副官的串通，在抗日救国军中押了二十多天后，在夹皮沟张店大院由吴兰亭放出。另外，在救国军进攻县城捉了王纯嘏、葛西之后，廖香南

曾写信给袁金锴，他说抓王纯嘏和葛西，是因为王纵兵殃民，独持己见，官逼民反。袁曾复信说，如单纯为王纯嘏，就不该杀葛西，如杀葛西，后果严重，不堪收拾。因此，在吴兰亭放了王纯嘏之后，刘震青部用马车将葛西满男从步云山拉到了德兴街，并在教堂神父陈德起家招待了一顿午饭，然后，又派了两个人，将他护送到县城附近，让他自己回到了县公署。

对放走伪县长王纯嘏一事，当时在救国军中反响很大，大家对高副官里外勾结，串通是非，从中作梗的奸细行为深恶痛绝。为此，救国军的首领们秘密商量，决定要除掉这一奸细。后来，在仙人洞三道沟上王屯，由李二铁棍趁夜晚将高枪毙，让当地群众埋在张皮铺的山岗上。

双塔岭战斗

救国军攻占了庄河县城，给日伪以沉重打击。日伪对此耿耿于怀，时刻在寻机围剿和企图收编抗日救国军。

刘同先、王宝绪、曹景山、刘希康部，在进攻县城之后，撤于五区的高岭、寇半沟、仙人洞等山区，坚持抗日活动。这期间，凤城县邓铁梅的抗日义勇军，也常在庄河东部地区进行活动，一九三二年四月五

日（农历二月三十日），在东土城子曾同李寿山的大同队打了一仗，因武器不佳而向西撤退，路经花院的歪头磊子时，曾与救国军独立团相遇，而且打了一场误会仗。四月六日（农历三月初一日）王宝绪独立团在高岭赵屯，与来自青堆子的日军，战斗约一个小时，日军被击退，独立团便向西移动；四月七日在寇半沟驻扎一天。四月八日（农历三月初三）午前，邓铁梅部从高岭方向开来，路经寇半沟，向万台、夹皮沟方向移动。午后，独立团的侦察员发现，日寇由庄河开来六辆汽车在双塔岭前，立即做好了战斗部署，王宝绪率队伍在寇半沟南岭阻击，刘同先率队在寇半沟东山配合。日军的汽车开至王屯前面、姚店的后岭时，日本人发现有人向姚家炉山上跑，便开了枪，当场一人被打死。被打死者，是李屯的李成功。

事情是这样：在这以前，独立团一战士李成久，被李屯一家打伤，留在李屯参加邓铁梅部的“离非”（即李树春）家养伤。三月初，伤势已愈。这时李树春带领了一名青年（隋晓初）也在家里。四月七日（农历三月初二）上午，邓部派一张姓战士，前来通知李树春于三月初三到寇半沟开会。同日下午，独立团又派一战士通知李成久到寇半沟归队。三月初三早晨，李树春的父亲牵着马，

护送隋晓初，先去寇半沟寻找部队。晌饭后，李树春同前来通知的两名战士和李成久一起，也奔寇半沟去，准备归队。同行的还有去独立团为群众说情的李屯的李成功与源顺的宋作祥。他们六人走到王屯南边，突然发现了日军的汽车，于是，便分两路逃避：李树春等四人，直奔王屯后的小张屯和吴粉房的小山跑去，分别隐蔽起来；宋作祥与李成功向姚炉后山跑去，结果被日军发现，李成功被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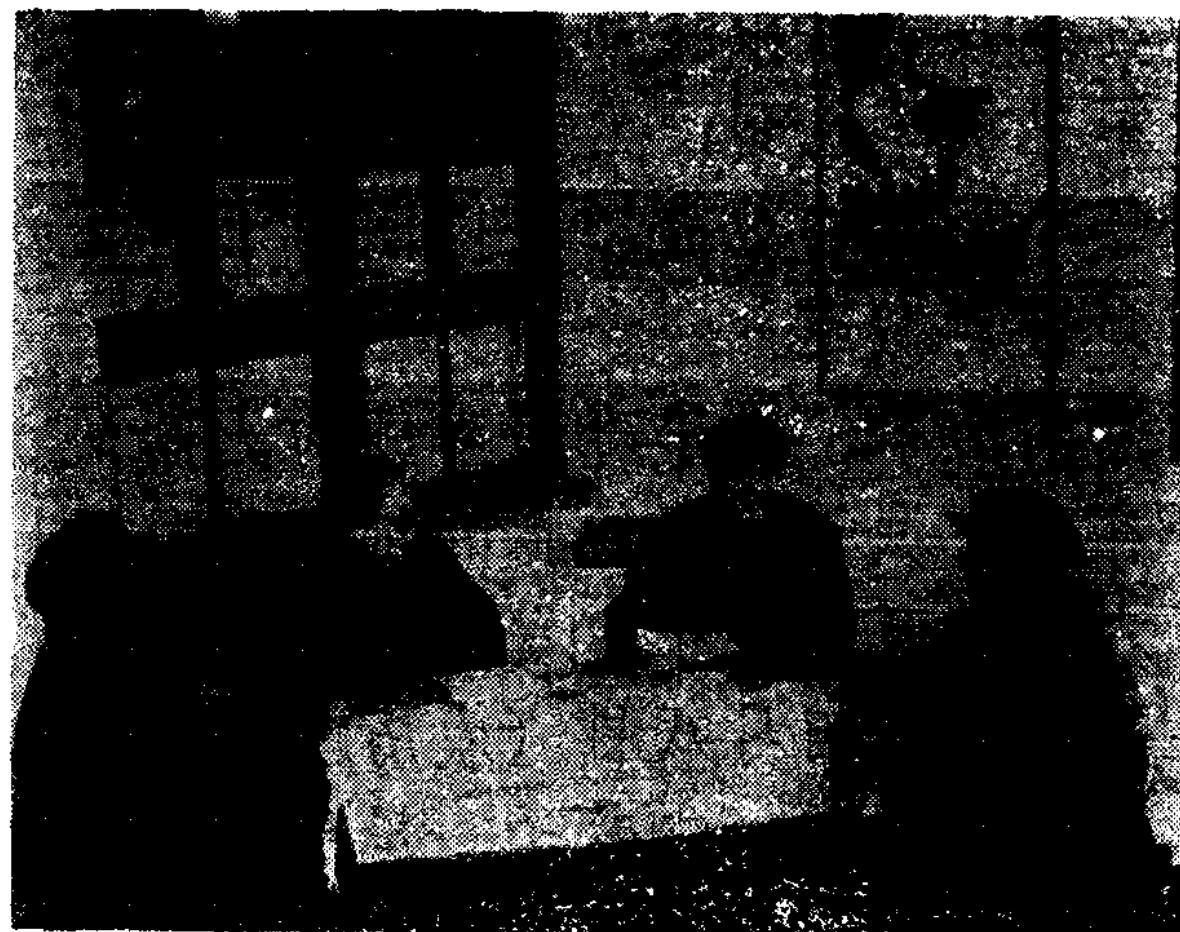
日军打死了李成功后，火力便集中到双塔岭上的独立团。独立团的三百多人，在岭上的优越地势上，以猛烈密集的火力，阻击岭下的日军。日军欲攻不能，并被独立团击毙多人。损失惨重的日军将要溃退时，突然由东方小孤家子开来大批伪军，从圈龙山西头的石缝一带，以猛烈的机枪、大炮向独立团进攻。日军见援军已到，又乘机从侧面向山上进攻。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激战，独立团由于腹背受敌，应战不支，最后撤退。

从东方开来的伪军，是李寿山率领的大同队。他们四月五日在东土城子与邓铁梅的抗日义勇军打了一仗，四月六日从西土城子出发到花院的陈屯，七日在陈屯住了一天，四月八日（农历三月初三）由陈屯出发，经过毛堡子、朱营子，尾随于高岭的小孤家子，在此，探知王金山率三百余人在寇半沟，

于是便向独立团开了火。

四月九日，李寿山的大同队移驻于寇半沟，并将被俘人员集中于寇半沟学校操场，当场将东土城子战斗中俘获的邓军三十余人杀害，还有八名被日本人带到了庄河，其余的被俘人员，在当地具保释放。

双塔岭战斗，抗日救国军独立团虽遭失败，但，并未动摇和减弱首领和士兵的抗日救国精神。战斗之后，刘同先又去山区另行组织队伍；王金山（王宝绪）也在短时间内，将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同时，他们与岫岩县刘景文的第五十六路军和凤城县邓铁梅的第二十八路军，取得了密切地联系，继续坚持抗日救国活动。



知情者在
回忆双塔岭战
斗情况

刘汉山 摄

抗日救国军联合攻打大孤山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大孤山属庄河县管辖，是庄河县东部的一个重要城镇。效忠日寇的大汉奸、日伪大同队司令李寿山领导的“安奉地区警备司令部”设在这里，他凭借这一根据地，经常地对庄河地区的抗日义勇军进行袭击和围剿，这里是李寿山的老窝。

双塔岭之战，抗日救国军受挫后，刘同先、王宝绪等首领并未甘心，不多日，各自又重建了队伍。刘同先曾亲赴岫岩，面见了刘景文司令，倾诉了双塔岭战斗的失败，计议攻打大同队李寿山司令的老巢——大孤山。他们根据李寿山的兵力情况，拟求援于凤城邓铁梅部，让邓军由东路进军，刘景文部由北路进兵，刘同先部由西路进攻。

一九三二年农历八月，邓铁梅、刘景文、刘同先领导的三支抗日队伍，打响了攻打大孤山的战斗。刘同先部下一部分大刀会队员，还有邓铁梅部百余人，当即将大孤山围住，并三次攻入大孤山城内。大孤山被抗日救国军围困了二十多天，后来，日伪从安东（丹东）调来一部分伪军进行增援。抗日队伍由于武器不佳，枪支不足，为了保存实力，减少伤亡，而撤离了大孤山。

这次战斗，虽未攻占大孤山，但使敌人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伪军的一名李营长，被大刀会队员在大孤山东黄土坎一带处死，为抗日救国的弟兄们出了一口气。

继攻打大孤山之后，三支抗日队伍又在东土城子与伪军李寿山部打了一仗，缴获敌人汽车、马匹、枪支若干。

廖香南、孙德馨残遭日寇杀害

廖香南、孙德馨系庄河县的地方士绅。廖香南字龙云，一八七〇年生，原籍长岭子夹道沟金屯，民国年间曾任奉天省议会议员和庄河县农会会长。孙德馨，名万英，一八六八年生，原籍荷花山乡万亿，后迁于庄河镇内，民国年间，曾任庄河县财政局长和电话局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廖香南、孙德馨同广大爱国的人民群众一样，对日本侵略者十分愤恨。由于孙德馨的姑娘是廖的义女，所以，廖经常来县到孙家作客，并谈论有关国家大事，他们认为有心的中国人，在这国破家亡之时，不能坐视等待。于是，孙德馨便让廖香南到长岭子佟家屯找孙的亲家、行伍出身的刘震青，共同商量对付日寇的办法。过了些

日子，廖香南与刘震青便组织起了抗日队伍，并决定于三二年农历二月初十攻占庄河县城。消息很快传到了县城，日伪军闻讯大为吃惊，伪县公署曾多次找电话局长孙德馨去议事，企图通过孙来制止抗日队伍攻县。二月初十，抗日队伍攻县的当天，伪县长王纯嘏和警务局局长苗建发闯进电话局长孙德馨家，逼孙乘他们已备好的车去劝阻抗日队伍。孙德馨不去，被他们强行拖上车。车开走仅半个小时，孙就返回家了。原来，抗日队伍的攻县战斗，已经打响。抗日救国军包围了县公署，指挥部设在电话局，刘震青、廖香南、孙德馨等首脑人物，在这里谋划、指挥战斗。

在这次攻县战斗中，廖香南是主要的首领之一，孙德馨也是主要成员，在县城内起了重要的内应作用。对此，日伪当局对廖、孙大为恼火，恨之入骨，时刻在寻机报复。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日伪召集了八大区的首脑及地方知名人士，于庄河街中华楼，大摆酒席，举行宴会。宴会的背后却暗藏杀机。当天晚间，以请地方绅士议事的名义，先将廖香南骗到了县公署，接着，又通知孙德馨去议事。这时，夜幕早已降临，电话局职工孙述厚手提马灯引路，将孙德馨送到县公署。孙去到后，与廖同样，被日本人绑了

起来，并用棉花将咀塞上。

晚间十点钟左右，廖香南、孙德馨二位爱国绅士，被绑架到庄河街南头林家莹的树林里，分别绑架在两棵树上。残无人道的日寇，终于下毒手了，他们用刀子从廖、孙头部脑盖骨开始，活生生地向下剥皮。二月的天气，地面尚未解冻，由于疼痛难忍，廖、孙将脚下地面蹬出了坑，疼得他们吼声如牛，惊醒了附近酣睡的人们。日寇还嫌不解恨，又用刺刀，在廖、孙的胸部各刺了五、六刀。廖香南、孙德馨两位爱国绅士，就这样活活地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廖香南终年六十三周岁，孙德馨六十五周岁。

此事迅速地传遍了庄河镇。第二天清晨，人们都关切地奔向林家莹树林。到那里一看，廖、孙面目皆非，鲜血染红了地面，惨不忍睹，个个潸然泪下，对二位绅士深为同情，更加痛恨日寇。

日伪害死廖、孙二位爱国绅士，仍不满足。在廖、孙被害后的第三天，又派警务局长苗建发，带领刘景滔、齐兆武等三十多人，到长岭子金屯，将廖家的房屋放火烧掉；之后，又奔荷花山万亿，欲放火烧毁孙德馨的房屋，经孙德馨老伴的再三苦苦哀求，才幸免这场灾祸。

廖、孙二位爱国绅士残遭日本人的杀害，只能

使廖、孙在肉体上被消灭，而扼杀不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精神。广大人民群众，从廖、孙惨案中，更加认识到日寇侵略者的本性，激发了抗日救国的力量，坚定了抗日斗争的信心。